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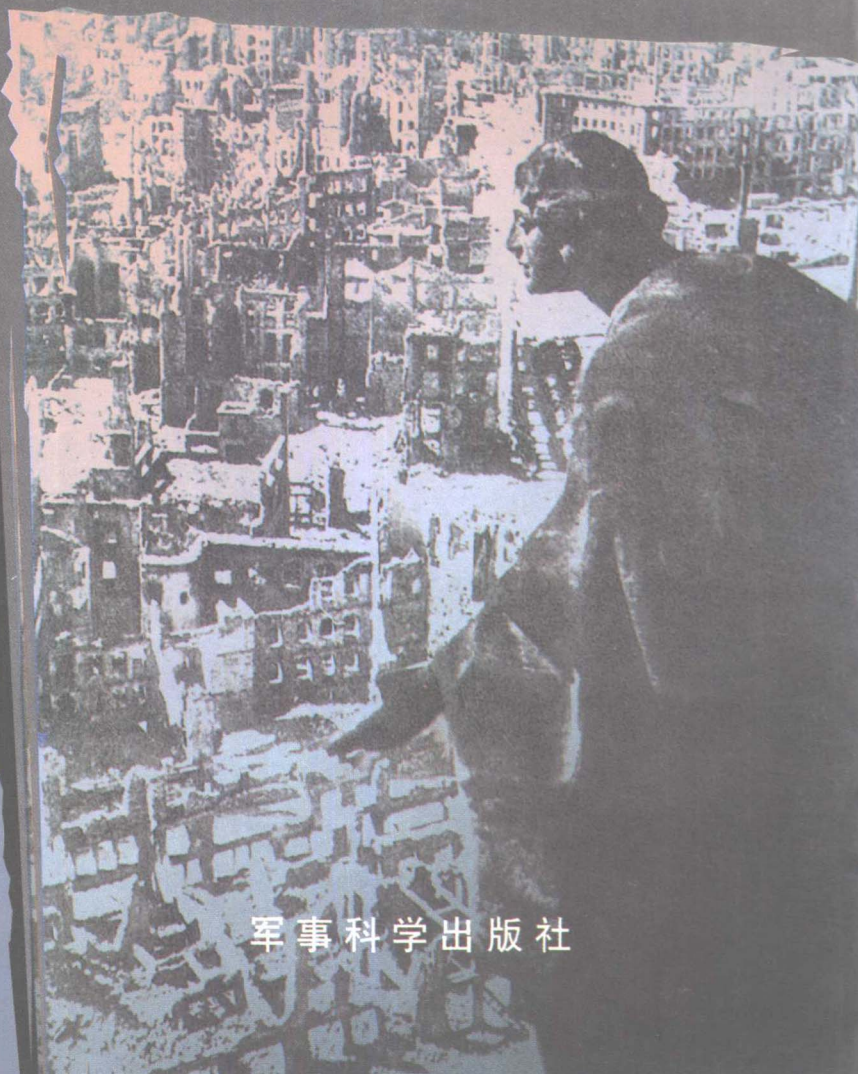
BAINIAN

ZHANZHENG PINGSHUO

姚有志

过毅 / 主编

# 百年战争评说



军事科学出版社



# 百年战争评说

主编 姚有志 过毅

军事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战争评说/姚有志、过毅主编.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9

ISBN 7-80137-487-8

I. 百… II. ①姚… ②过… III. 战争史-研究-世界-20世纪 IV. E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0094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次: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14

印次: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2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

书号:ISBN 7-80137-487-8/E·327

定价:21.50 元

## 引言

# 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

## ——20 世纪的战争评述

姚有志 过毅



**作者简介:**姚有志,1945年11月生,1963年2月入伍,曾在部队多个岗位任职,从1983年起专职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在军事思想、战略理论和军队政治工作等领域的工作中,均有所建树。现为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97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过毅:**1962年11月生,1982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特邀理事、国防与军事理论研究专家,主编有《新世纪的中国兵学》等。作者常年研习中国古代传统法家思想与谋略,其思想历程深受中国法家思想之浸染,并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专门研究。同时作为一名现代企业家,爱国重法,以民族强盛为己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治企之本而卓有建树。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20世纪是一个典型的战争世纪。人类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均发生在这个世纪,形形色色

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充斥着这个世纪。当人类开启第三个千年纪元跨入 21 世纪之际,善良的人们无不希望一扫 20 世纪的战争阴霾而开创和平的新时代。然而,爆发于 20 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几乎把人们的美好愿望击得粉碎。温故才能知新。深刻认识 20 世纪战争及其特点,对于在新世纪如何正确认识战争、应付战争、控制战争、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 一、百年战争大扫描

20 世纪的战争云谲波诡、千姿百态,研究 20 世纪的战争,有必要首先对本世纪发生的战争基本概貌有一个直观、总体的把握。纵观百年战争历史,战争从表象层面主要反映出以下特点:

一是战争演变的轨迹最为曲折。20 世纪的战争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如果将视线限定在 20 世纪这一百年之内,则战争的演变轨迹明显呈现出“山”的形状:即战争经历了一个从有限——无限——有限的曲折过程。在世纪之初,战争的规模、强度和范围等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一些局部战争,战争演变曲线较为平缓;从 1914 年爆发世界大战到 40 年代中期,战争曲线陡然上升,并达到顶峰,在不到 30 年时间内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从 4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战争曲线开始下降,逐渐平缓,主要为一些有限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但从 90 年代到世纪末,以海湾战争和北约对南联盟的入侵为代表,战争曲线又有回升之势,这 10 年的局部冲突的规模虽有限,但是强度和数量在增加。就数量而言,最多的年份达到 48 次之多。

如我们把 20 世纪的战争放入整个人类战争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并以时间为座标横轴,分别以战争的频率、规模和范围为座标纵轴,则所描绘出的将又是一幅跌宕起伏、蜿蜒曲折的

“波”形曲线。从中可以看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在 20 世纪百年内的这段波幅变化不仅最大,而且在许多方面达了历史之最。首先,频率最高。据不完全统计,从有文字记载的公元前 2300 年到 20 世纪末,全世界大约发生了 14500 多次战争,平均每年 2.8 次,而 20 世纪的 100 年间全世界就发生了 380 多次战争和武装冲突,平均每年 3.8 次(其中在 1929~1985 年的 56 年间,世界上共发生了 323 场国际危机和冲突,平均每年达到了 6 次)。因此,20 世纪战争的数量和频率属于人类战争史之最。其次,规模最大。纵观世界战争史,按战争投入的兵力规模看,在西方较大的战争中,公元前 8 世纪的亚述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共计 20 万人。公元前 5 世纪的波希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 37 万人,战船 1500 艘。中国古代战争素以参战兵力大而著称,即使是公元前 2 世纪项羽同刘邦的大规模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也只有 100 万。西方到了 19 世纪,投入兵力最多的也达到 100 万。但在 20 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投入兵力以千万计。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20 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参战的武装力量共达 1.1 亿人。第三,范围最广。20 世纪前的战争,主要在陆上和海上的有限自然地域内进行,战场空间不大。到了 20 世纪,战斗行动常常是在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正面和纵深内展开。其中,两次世界大战战火遍及欧洲、非洲、亚洲,一战共有 33 个国家参与了战争,二战先后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参战国 61 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作战地区面积达 2000 余万平方公里。战争已向陆、海、空、天、电、磁全维拓开。

二是战争的种类最为繁多。20 世纪堪称一部人类战争的百科全书,囊括人类历史最多、最全的战争类型。按照一般分类方法,人们将 20 世纪的战争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国际性战争。指属于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之间,投入正规武装部队进行

的战争和冲突,共计有 130 多次这类战争,约占总数的 35%。国际性战争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美国参与的最多。如战后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发生的 28 场战争和冲突中,其中由美国主导和参与了遍布全球各大洲近 40 个国家的 22 场战争。二是战后的国际性战争中占多数的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发生的,共有 65 场,占全部国际性战争的 65.7%。第二类是民族解放战争。主要指原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战争和武装斗争,也包括西方国家以武力镇压其殖民地附属民族解放运动的殖民主义战争,共计有 70 余次,约占总数的 15%。随着 60 年代大量的殖民地附属国相继获得独立,这类战争成为旧时代的尾声,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第三类是国内战争。包括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同阶级或政治集团矛盾所引起的战争和冲突,不同的民族、种族或部族矛盾所引发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共计有 148 场,约占总数的 49%。这类战争又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国内战争主要是由各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旨在推翻反动统治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战争;第二种类型的国内战争主要是试图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激进组织进行的反政府游击战争;第三种类型的国内战争主要是指在同一主权国家内,不同民族、种族或部族(包括不同宗教或教派)矛盾所引发的大规模暴力冲突。这种类型的国内战争和冲突,不仅大量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也出现在若干发达国家,如长达 30 年的北爱尔兰共和军反英武装斗争等。

对于一个世纪的战争还有许多分类的方法。如从时间角度看,人们习惯于将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未来四个时段。20 世纪纵跨了近代、现代两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段,因此,在 20 世纪内,必然浓缩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丰富的内容。20 世纪在集中反映了近代战争和现代战争的各种类型的

同时,在一些生产力落后地区仍然保留有类似原始部落争斗性质的古代战争和冲突的遗迹,特别是在本世纪的最后 10 年,又绽露出未来战争的新萌芽。因此,实际上 20 世纪几乎呈现出可考证、可预见的整个人类战争史上的全部战争类型。从战争政治性质的角度看,20 世纪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觉醒,以及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许多战争成为正义与邪恶、进步与落后的殊死搏斗。因此,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种类型在本世纪内非常典型。从空间范围的角度看,20 世纪战争涉及的范围推向人类生活的大部分空间。因此,包括局部战争遍及三大洲、四大洋。从技术形态的角度看,20 世纪既保留着农业时代军事对抗下金戈铁马式战争形态的残余,更有工业时代所演绎出排山倒海的机械化战争形态下的虎狼之势,潜隐着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导致人类毁灭的悲剧,也显露出信息化时代寂静对抗的新战争形态的端倪。总之,尽管对于 20 世纪的战争的分类见仁见智,但发生的本世纪内的战争类型之多、之全是大家公认的。

三是战争对物质文明和精神的破坏性最为惨重。20 世纪战争不仅爆发频仍,而且空前惨烈。20 世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度工业文明的时代,本应具有比农业时代更进步的人文政治精神,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工业革命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原则驱动下形成的社会精神和道德观念,在实践中表现出更多的利己性和残酷性。战争使用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实施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血腥杀戮和残暴摧毁,造成了空前浩劫。在有历史记载的战争摧残和杀戮的 35 亿人之中,20 世纪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达 1 亿多,经济损失超过 5 万亿美元。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是 20 世纪死伤最多、破坏最严重的两场战争。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2113 万多人付出生命,相当于过去 1000 年间欧洲发生所有战争中死亡总人数的两倍,直接战争费用 1863



亿美元,财产损失 3300 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变本加厉,死亡 7000 余万人,物质损失 4 万多亿美元,占参战国国民收入 60% ~ 70%,仅军费即高达 9000 多亿美元,直接战争费用 13520 亿美元。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从而揭开了核时代的序幕。继原子弹之后,氢弹、中子弹等相继问世,而导弹武器的出现,又使这些令人望而生畏、谈核色变的核武器插上了翅膀,地球毁灭的阴影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人类的头上。空前的惨烈,空前的悲剧,不能不引发出人们关于生存发展,亦或毁灭的世纪之忧。

1945 年二战结束后到 1989 年冷战结束的 44 年之间,人类生活在核恐怖下的“冷战”与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硝烟之中。特别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尖锐对立,两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几乎把人类社会拖到核战争的边缘。44 年的冷战给世界带来的只是“空头和平”,给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据不完全统计,1949 年世界军费约 2000 亿美元,1980 年达到 4000 亿美元,至 1986 年就高达 10000 亿美元。据世界银行统计,1986 年发展中国家 10000 亿美元的外债中,1/4 源于武器采购。战后以来发生较大的 200 多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共计死亡人员总数达 2000 多万,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战争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已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和。在 1999 年 3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侵略战争——科索沃战争中,来自于“文明”国家的炸弹使南联盟约有上千军人阵亡,10000 多平民死亡,80 多万难民流离失所,200 多万人失去了生活来源,11134 个建筑物被毁,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2000 亿美元,是南联盟在二战中损失的总和。战争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污染将贻害子孙后代。据 7 国经济研究组估计,南联盟的经济需要 45 年才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因此,20 世纪在科学技术

的推动下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空前发展的同时,战争给物质文明的破坏也是惨重的。

战争不仅对人类生命、财富造成巨大破坏,也给人类心灵和精神带来极大摧残。20世纪之前的战争,由于其规模、强度的有限性,对于社会历史特别是人类自身精神世界的影响的深度和范围也相对较小,进入20世纪后,随着无限化、总体性的世界大战登上历史舞台,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全部卷入到战争之中,战争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按照过去的思维逻辑,不论是发动战争的一方,还是应付战争的一方,平民本来都不应当成为战争灾祸的直接承受者,但20世纪人类战争的历史所提供的事实恰恰相反。就以本世纪最后十年以来的战争为例,其野蛮性着实令人震惊。在1994的卢旺达内战中,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这个仅有75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100万人被屠杀,200多万人逃亡。其邻国布隆迪,人口也只有500万。到1999年,内战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和近百万的难民。发生在原南斯拉夫联邦中的波黑共和国,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之间1992~1995年的内战中,战争的野蛮性和破坏性可谓举世震惊。在这个总人口仅有440万的国家里,直接死于战争的有27万人,因战祸而逃离家园的难民近400万。正如世界著名文豪罗曼·罗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战争对人类精神的摧残所描述的:“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遍体鳞伤,活活腐烂的折磨;忧愁侵蚀,摧残心灵的酷刑;没有温情抚慰的孩子,没有前途可望的女儿,遭受欺凌的妇女,失望于友谊、爱情和信仰的男子;满眼都是被人生斫伤的可怜虫。而最惨的还不是贫穷和疾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残忍。”这是20世纪战争给人类精神造成创伤的生动而深刻的写照。

四是战争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最为深刻。20世纪的战争在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造成了空前浩劫的同时,也对20

世纪社会历史产生了最为深刻的积极影响。应该看到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社会进步最大和最快的一个世纪。在这些体现于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方方面面的伟大进步中,战争特别是革命的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杠杆作用。正如恩格斯在《暴力论》中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列宁在《战争与革命》一文中也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加速地破坏极端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

从经济角度看,战争刺激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并通过广泛运用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进步的革命战争,对于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生产关系,为社会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因此,本世纪成为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即使不把遭到两次世界大战破坏的物质财富计算在内,在 20 世纪中人类创造的财富也超过了过去数千年创造的总和。从国际政治角度看,20 世纪的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直接后果,一是就资本主义世界而言,战争空前削弱了昔日的欧洲大国,使其均沦为二流国家,战争无情地宣告欧洲时代的结束,3 个世纪以来的欧洲为中心的地位终于被打破了,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政治经济关系的调整,从而使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二是催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而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改变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全球的一统天下。三是打破了旧殖民主义体系,使世界进入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几十亿人民摆脱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役与压迫,走上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道路,使第三世界力量在全球兴起,从而直接对西方文明中心论提

出了挑战。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上的崛起,是当代的头等大事,体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为所欲为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彻底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屡遭欺凌的历史命运和远东局势,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和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转折点,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里程碑。

## 二、20 世纪战争本质特征

如果说通过对 20 世纪战争的表象特点进行直观的描述,使我们对百年内战争的发展有了一个形象具体了解的话,那么透过 20 世纪战争表象,挖掘蕴藏其中的一些本质的、规律性的特征,则可进一步达到对 20 世纪战争的理性化认识。

第一,社会基本矛盾冲突和激化是 20 世纪战争的根本动因。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有其深刻的内在动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因此,战争双方经济利益的对立和冲突是引发战争的根本动因。20 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剧烈变革的时期,开启了从战争与革命时代到和平与发展时代,从列强争霸、两极格局到一极称雄下的多极格局,从工业文明社会向信息文明社会的历史大过渡。在这种历史大变革条件下,帝国主义各国和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社会矛盾运动经过长期的积淀和酝酿,开始激化和总爆发,不断引起新的失衡、动荡和战争,从而使 20 世纪成为名副其实的战争的世纪。在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随着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剥削的加深,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人民掠夺和压迫的加剧,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竞争的激化,帝国

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使资本主义世界矛盾重重。当这些矛盾斗争发展到极端激烈,用和平方式再也不能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时,于是便诉诸武力,用战争实现政治目的。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扩大势力范围的侵略战争,如日本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如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如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卫国战争,中国以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战后,在两极格局下,由于核武器的巨大威慑力、国际和平力量的壮大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客观上对世界大战起到了制约作用。但由于引发战争的国际社会基本矛盾仍然存在,所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并没有停止。这一时期世界上绝大多数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几乎都伴有美苏争霸的影子。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一超”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基本矛盾也随之激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开始抬头,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时,在冷战时期被两霸争夺的主要矛盾掩盖了的一些矛盾,在冷战之后浮出水面,从而产生了国家间因领土、民族、宗教矛盾,以及殖民统治遗留问题而引起的武装冲突与局部战争,产生了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国内武装冲突和战争。

当然,我们说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引起政治冲突,进而引发战争和武装冲突,是从对战争总体上和深层次的角度来说的,并不是说每场具体的战争都是经济的原因。有些战争,如维护国家统一、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以及种族和宗教冲突等,并不带有直接的经济性质。但从深层次看,导致战争或冲突本质动因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矛盾。因为,民族解放、

国家独立(统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体现;意识形态、种族、宗教等冲突与战争,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矛盾激化的结果。因此,由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治冲突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导致20世纪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基本矛盾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肆无忌惮,到处扩张,从而成为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动因。

第二,社会经济条件为20世纪爆发世界大战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如前所述,20世纪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使战争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其实单从战争规模的大小并不能确定是否属于世界大战。20世纪之前的有些战争,如13世纪蒙古汗国席卷东欧、东亚、中亚等大征战;18世纪至19世纪初遍及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就战争规模而言,几乎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产生于世界经济政治整体性发展,涉及到世界全局,解决世界性的矛盾,牵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世界大战”,只有到了20世纪才可能和必然出现。20世纪之所以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除了上述的国际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扩张等直接的原因外,还离不开导致世界大战的社会物质条件。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的发展必然受经济的严格制约。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20世纪初叶国际社会物质条件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为战争规模向全球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的以电力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

业革命,使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从而促使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飞跃。到20世纪初,全世界已经拥有汽车200万辆。1903年飞机制造成功,人类开始了航空事业的纪元。全世界的石油产量从1870年的80万吨,猛增至1900年的2000万吨。全世界的钢产量从1870年前的52万吨,猛增至1900年的2830万吨。世界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和希望;另一方面也催生出了军事领域的革命——“军事工业化”的兴起。建立在现代科技和大工业生产基础之上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装备了大量火力极猛、杀伤力极强、破坏力极大的现代化武器,为战争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提供了前提;铁路运输网络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汽车、飞机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战争的范围,提高了军队的战略机动能力;随着大工业、大生产时代的出现,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加,使征集庞大的军队并投入战场成为可能。所有这些,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登台创造了物质基础。

第三,科学技术在战争形态的演进中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战争形态是指由主战武器、军队编成、作战思想、作战方式等战争诸要素构成的战争整体。其中,主战武器是战争形态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标志,决定着军队的编成、作战思想和作战方式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不尽相同的战争形态。目前普遍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至少已出现了五种大的战争形态。一是徒手格斗、“以石为兵”的原始战争形态;二是以使用冷兵器为标志的战争形态;三是以使用火药为标志的战争形态;四是以使用机械化武器装备为标志的战争形态;五是核威慑下以使用高技术武器为标志的信息化战争形态。不难看出,迄今人类全部历史包括的五种战争形态,20世纪短短一百年就经历了其中至少两种,20世纪呈现出战争形态演变周期缩短、进程加快的趋势。其主

要原因就是科学技术发挥了巨大的催化作用。

科学技术对战争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战争形态变革性作用。人类战争史表明,任何最新的科学技术发明,往往首先运用于军事领域,并直接导致武器装备的革新,造就了一个时代相应的主战兵器。而这种主战兵器又决定着军队的编成和作战方式的发展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战争形态,就像人类社会的生产工具标志着人类社会形态一样。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由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被大量运用于军事领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三次军事技术革命。这三次军事技术革命,直接引起了战争形态和军事实践的跃进性变革。第一次是20世纪上半叶以坦克、飞机、航母为代表的军事技术革命。坦克、潜艇、飞机、航空母舰和化学武器的问世并运用于战争,使人类战争逐步从一般热兵器战争发展到机械化战争,从局部战争走向世界大战,机械化战争发展到极端;第二次是50年代至70年代以核武器、导弹为代表的军事技术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类进入了核时代。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破坏作用使战争的手段与目的发生严重矛盾,因而核武器在二战后从未投入实战,仅仅用于威慑,战争表现为核威胁条件下的常规战争。与工业时代的大规模和集约化生产方式相适应,战争样式表现为大规模毁伤的机械化火力型战争。从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到70年代中期,火力战的强度有明显的提高;第三次是80年代以来以指挥、控制、通信、侦察等数字信息化装备为代表的军事技术革命。随着新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大量新技术用于军事目的,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战争成为主要战争样式。可见,战争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技术是



战争形态变革的主要因素,是战争形态演变的第一推动力。

第四,强调整体谋划使战争在力量角逐中体现出综合对抗性。战争归根到底是敌对双方力量的较量。20 世纪的战争,不论规模大小,一个突出的特点,即都体现了力量对抗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导致这种变化既有其社会客观因素,也有各国战略指导上的主观原因。从社会客观条件看,20 世纪社会化的大工业使战争力量得到空前的增长,将战争力量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甚至达到了极限。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大工业时代,参战国家只有将其综合实力转化为战争力量,才能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影响。即使是在 20 世纪的下半叶,人类进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时代后,尽管其进程和规模有限,但战争实质上成为缩小的或者说集中聚焦于一点的国家间综合实力的对抗,它比历史上任何形态的战争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经济和其他非军事力量的支撑,国家的综合实力在许多方面已经对战争结局构成直接影响。

20 世纪战争的这种整体性发展趋势,使战争指导者们开始认识到,战争既包括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物质力量的较量,也包括意志、谋略、组织、指挥和民族凝聚力等精神力量的抗争。战争物质力量的优劣,固然是交战双方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更不等于战争胜负的结局。物质力量只有通过战争指导者有效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才能使之成为现实的战争力量,才能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发生直接作用。因此,20 世纪的战争指导者们,在战争中都十分重视综合运用各种力量,发挥整体优势。如,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较为典型的是德国的总体战思想。总体战思想强调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平时就应服务于战争准备的需要,而在战争过程中则投整个国力于战争,利用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极端野蛮的手段进行战争,反映了德国复仇主义者重新称霸的欲望,成为德国法西斯“闪击战”的理论基础。在发展中国家